

古文析義之編

七

古文析義二編卷七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姪之瑾必之
男 沅芷之 全校

連昌宮辭

元稹

連昌宮中滿宮竹

東京行宮也唐詩解云河南府壽安縣西二十九里有連昌宮顯慶三年置出唐書地理

志壽安今宜陽也竹

歲久無人森似束

無人斫穢任其叢生

又有墻頭千

字伏下斫竹來歷

葉桃風動落花紅簌簌

陪句故用一又字○宮之盛衰作者都未目擊試問如何起手妙在先把宮外

偶見之物作引再轉入

宮邊老人爲余泣少年選進因曾入選

傍人所言便有著筆處

備役使如上皇正在望仙樓

灑掃之類

樓名

太真同憑欄千立

太真楊貴妃號樓

上樓前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歸來如夢復如痴。何暇備言

宮裏事。

宮中皆不經見之物。則行樂之事固多。因不暇備述。但節言之。如下文所云也。

初過寒食一百

六。

寒食後一日。

店舍無烟宮樹綠。

舉火者少。寒食初過。

夜半月高絃索鳴。

琴箏之屬。

賀老琵琶定場屋。

絃音雖多。無如賀申智。以石槽鵠絃鐵撥。作冠場絕技。其爲琵琶之善人所未見也。

力

士傳呼覓念奴。

念奴歌妓名。此時中官高力士奉命尋出歌唱。

念奴潛伴諸郎宿。

諸郎衆樂。

工也。須臾覓得又連催。特勅街中許然燭。

爲照念奴行路。

春嬌滿眼睡紅

綃。掠削雲鬟旋粧束。

以睡方起。當再梳粧。應詔。

飛上九天歌一聲。

上皇常謂念奴歌聲。

出朝堂之上。雜響不能遏茲。

二十五郎吹管逐。

二十五郎即上文諸郎。又以許

多吹管逐而助其聲。其

爲歌之善人所未見也。逡巡大遍涼州徹。

涼州徹曲名。大遍者曲已終也。

色色

音丘慈

龜茲轟綠續龜茲西域國名綠續番樂也念奴歌方終又奏番

奇人所未見也李摹壓笛傍宮墻偷得新翻數般曲李摹樂工名善笛能聽新曲翻之如

舊習其為吹笛之平明大駕發行宮回長萬人鼓舞途路中從

巧人所未見也皆喜行樂百官隊仗避岐薛岐王薛王楊氏諸姨車鬪風韓國號國

秦國三夫人皆貴妃姊帝呼為姨特寵疾行不避岐薛其為從幸之樂人所未見也已上俱極言行宮之盛明年十

月東都破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甲子安祿山反御路猶存祿山

過驅令供頓不敢藏萬姓無聲淚潛墮祿山所過迫令百姓供應頓歇不敢避匿但見

御路即思上兩京定後六七年却尋家舍行宮前兩京東京西京也肅宗至

德二年復東京上皇至咸陽嗣後史思明入東京回統又莊園入東京助討皆有殺掠在六七年中此後方敢尋家舍

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闔樹宛然。家舍俱燬行宮之內不可問但門樹猶存爾後相傳

六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肅宗後止代德順三宗便傳憲宗言六皇帝恐有誤或曰明皇筭起恐爾

後二字說不去往來年少說長安玄武樓前花萼廢。疑下文斫竹爲花萼欄榭之用去

年勅使因斫竹偶值門開暫相逐。此番再入荆榛櫛比塞池塘狐兔

嬌癡綠樹木舞榭歌傾基尚存文牕窈窕紗猶綠塵埋粉壁舊

花鈿鳥啄風箏碎珠玉。總言宮之荒涼與上文珠翠炫轉對看上皇偏愛臨花

依然御榻臨皆斜蛇出燕窠盤鬪拱菌生香案正當衙。舉御榻之荒涼

與上文望寢殿相連端正樓。宮中樓名太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

仙樓對看簾影黑至今反掛珊瑚鈎。舉梳洗樓之荒涼與上文同憑欄干對看指似傍人因慟

哭却出宮門。淚相續。自從此後還閉門。夜夜狐狸上門屋。

已上俱極

言行宮之衰

我聞此語心骨悲。太平誰致亂者誰。

將盛衰總問一句轉入朝政結上生

下翁言野父何分別耳。聞眼見爲君說。

野老不知朝政但就見聞所及而言上文俱是

眼見下文俱是耳聞亦結上生下

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

好廟燮

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長宮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

由相公。

已上言致太平者以此

開元欲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

宮裏養作兒。

妃子養禍

號國門前鬧如市。

妃子賣官

弄權宰相不記名。依

稀憶得楊與李。

楊國忠李林甫。模糊得有致以歷年遠且僅得之耳。聞確是野老口角。

廟謨顛倒

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痂。

音委。藩鎮跋扈起於祿山亂後號令不行者五十餘年。已上言致亂者以此

今皇神聖丞相明

皇謂憲宗丞相指杜黃裳李吉甫李絳裴度等

詔書纔下吳蜀平

李吳

錡蜀

官軍又取淮西賊

淮西吳元濟

此賊亦除天下平

藩鎮皆奉朝命

年年

耕種宮前道

先以皇帝不到離宮可不存御路

今年不遣子孫耕

今天下太平皇帝必有到

宮之

老翁此意深望幸

此意即不遣耕之意

努力廟謨休用兵

廟謨既不顛倒從此

太平可以長享休用兵即包干戈以虎皮之意非禁止詞也上句不過是望幸此句又以善後之策作結意味無窮

林西仲曰前半可作天寶以後小史後半可作小史論贊通

篇平叙過即歸重廟謨而以致太平致亂分點其致太平在

於由相公致亂在於由妃子二意最為切當自首至尾俱借

宮邊老人人口說所謂聽之者可鑒言之者無罪也結末數語

憂國憂民之情見乎詞

擷華儷采其剩技耳

琵琶行

白居易

潯陽江頭夜送客。點出楓葉荻花秋瑟瑟。瑟瑟損落貌主人下

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管絃二字醉不成歡慘將別。但言

便醉以悶酒最易醉人。也不成歡。根無管絃來。慘字。別時茫茫。

根楓荻瑟瑟來。主客既醉。留此相對。增愁不得不別。別時茫茫。

江浸月。此點出月。無意中忽觀忽聞水上琵琶聲。點出琵琶。無意中且聆

此妙聲併可。主人忘歸客不發。自然不忍即別。已上從可尋

以得成歡矣。聲暗問彈者誰。江船甚多。不知聲所在。故當尋伏下。東船西舫

突。琵琶聲停欲語遲。因有問而暫停移船相近邀相見。既得其

也。琵琶聲停欲語遲。其彈猶不即應。移船相近邀相見。人就而

請晤亦以示憐。添酒攜燈重開宴。此時主客一肚千呼萬喚始

惜不徑召也。添酒攜燈重開宴。悶酒皆醒却矣。

出來

不即

猶抱琵琶半遮面

不即相見。他船陪宴之理。奈自負其藝久廢。

不試忽得殷勤問請料必知音技癢莫遏此時千思萬想左難

右難故問而不即應邀而不即出既出矣又自憐色衰不堪呈

面因半遮而前非嬌羞作態也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

下文自叙神情已躍躍於此矣

有情軸繫絃之輪轉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分絃

而撥之以調絃

以審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合絃而調以期於熟

其精

分就其聲中揣摩其輕攏慢撚撥復挑初為霓裳後六么攏撚

情為下文自言張本

皆指法唐明皇默記月宮之樂謂之霓裳羽衣曲琵琶錄云樂

工集曲錄出要者以為名誤為綠腰或為六么也。此時成曲

調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分寫嘈嘈切切錯雜彈

矣

大珠小珠落玉盤合寫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清音

絃音

而相續

水泉冷澁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音續而忽斷。澁與

水泉轉下是文之變換處

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

愁恨不可以聲傳故曰幽

暗上文從有聲看出有情此又從無聲看出愁恨亦其變換處

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

鎗鳴。

音斷而忽續分外雄壯此抑揚輕重之妙

曲終抽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

琵琶共四絃劃然而止此收束之妙

東船西舫悄無言。惟有江心秋月白。

共賞其音所以

寂然無譁至此主客極歡不待言矣。已上叙曲之起止絃之大小聲之斷續手之輕重無不曲盡

沉吟收撥

絃中。

彈絃之物謂之撥收挿絃中不再彈也

整頓衣裳起斂容。

離坐整衣起立易容將辭去矣自

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在教坊。

第一部。

開元二年置左右教坊以習音樂。出身脚色

曲罷常教善才服。

曹善才玉琵琶。藝之精

妝成每被秋娘妬

秋娘李錡妾有不勞朱粉之名○容之美

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

紅綃不知數

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謂之五陵皆豪富所居故後言豪富者亦曰五陵也纏頭賜歌舞之繒帛

也○人但賞其藝與容而不惜物之糜費

鈿頭銀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

人因賞其

藝與容而不惜物之損壞

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

○已上追言早年之遇合

弟走從軍阿姨死

少者易壯壯者易亡

暮去朝來顏色故

言上

鬧熱場中光陰極易過

歡笑猶以年計再言風月猶以時計此言朝暮竟以日計矣光陰催人一步緊一步也

門前冷落鞍馬稀

容既衰雖有藝無以自見

老大嫁作商人婦

這般蠢貨

商人重利輕別離

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上守空船遠船明月江水寒

冷落尤甚如何

耐夜深○忽憶少年事○夢啼粧淚紅闌干

撫今追昔不堪回首形諸夢寐矣○已上歷叙

色衰之悲涼

我聞琵琶已歎息

傷此婦

又聞此語重唧唧

併傷自己

同是天

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同病宜相憐

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卧

病潯陽城

自叙淪落

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

無可為歡

住近

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遶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

哀鳴

有聲又增淒苦

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啁啾難為聽今夜聞君琵琶

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為君翻作琵琶行

絕藝

難得不可不傳其事

感我此言良久立

自起歛容至此皆未坐故曰久立知音難遇不可不盡所長

却

坐促絃絃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

將平日夢中妝淚盡底洒入聲中亦不辨其成何曲調也

滿坐聞之皆掩泣

泣商婦淪落

就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泣商婦且泣自己不比他客。從極歡仍歸到極悲。作結筆墨淋漓無匹。

林西仲曰。商婦固奇。恰遇樂天有感遷謫。所以成此妙篇。能令千古負才未路。蹭蹬者讀之。一齊涕下也。篇末翻作琵琶行翻字。即翻譯之。翻譜其聲。以爲文。自首至尾。句句當作琵琶聲讀之。其中有勻適處。有參差處。有遲而輕。有速而連。有微而斷。有壯而止。有矜張。有淒咽。有欣幸。有急促。皆當會其意。以爲聲。末以曼聲結之。方得此文三昧。

功臣怨死議

呂溫

有國之柄莫大於刑賞。

二語一篇柱子

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討有

罪。不可以不刑。蓋刑者聖王所以佐道德而齊天下者也。

大刑之柄

功濟乎物。不可以不賞。賞勸乎功。不可以不信。蓋信者聖

人所以一號令而敦天下者也。

賞之大柄全在於信。尤不可棄。

然則怨死之典。

棄信而廢刑

二和俱失通篇俱發此意

何以言之

已上以刑賞虛起轉入功臣怨死之非以起下文

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能盡賢或有起屠販壟畝行陣

之間乘帝王應天順人之勢用力無幾遂貪天功率勞怙寵

自以其勞能率先乎人也

崛強自負僭冒無厭見利忘義

功臣非賢者往往為此

是宜

崇威峻法大爲之防

使不至陷入死罪

而丹書鐵券許以不死其功大

者可以五作亂而十犯上孰不以暴爲無傷乎

功臣有所恃而犯罪皆怨死之

典敎之耳已上言功臣未必盡賢不宜使有所恃

且人君之言如渙汗不反既與之要

天地誓山河一旦失馭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誅是棄信也

誅之失應

上棄信

若恣行克險隳突憲綱或奸形將發釁逼宗社乃念斯言

之玷。忍而不誅。是廢刑也。不誅之亦失。應上廢刑。向者纔得其塵涓之勞。

螢燭之助。總上用力。無幾句。而信棄刑廢將焉用之。總上棄信廢刑二。段。已上言恕死。

之典非有。國者之利。使賢而有功。驚恐懼滿。自居無過之地。何恕死為。待不。

恕而自不至於死。應上賢字。使愚而有功。小人不幸。又告以無死。是增驕而

啟奸。適所謂賞之禍也。雖恕之死。其能免乎。雖恕之正所以驅之。死應上大為之。

防句。已上言恕死之典亦非功臣之利。竊以為明君之處勞臣也。安之以爵祿。尊之。

富。拘之以紀律。防之。禁之。名之以好惡。褒之。戒之。聳之以禍福。敬之。懼之。使得

遷善遠罪。保勛全名。剖符傳慶。與國終始。恩斯勤斯。是亦極矣。

已上發出保全功臣正論。奈何撓權亂法。以寵罪人。墜信賞必罰之典。虧昭

德塞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率物之制也。

末仍以恕死之非作結

林西仲曰。凡罪至於死。則所犯不輕。法行自近。非可寬縱。即周禮秋官有議功之辟。乃於既犯之後。議其平日有功。稍爲末減耳。亦非於未犯之先。便預知其有犯。必可免於死也。後世以恕死酬功。是縱之使犯。非先王立法之意矣。篇中以刑信二字作骨。爲國家大柄計。復以功臣之賢不賢兩意推駁。亦所以爲功臣自全之地。詞意周匝。刻入卓然妙篇。

諫憲宗服金丹疏

裴潏

臣聞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

真金丹

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

真善服金丹者

自去歲

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僊。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

神僊何求於人

凡候俟權貴之門。以大言自

街奇伎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耶。

明

是偽何故輕信

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嘗餌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

以火氣。殆非人腑臟所能勝也。

藥且不宜常服。方士金丹尤與人腑臟不相宜。餌之必受其害。

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偽自可

見矣。

有此一着。方士伎倆自窮。不待破也。

林西仲曰。磷疏甚明曉。乃竟貶江陵令。踰年而憲宗崩。穆宗嗣立。又蹈覆轍。可謂愚矣。按泰同契云。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金鉛也。謂先天一炁。隱於腎宮。人到虛靜之極。則玄關現。而元炁產。謂之藥性。初元神也。元炁上與元神相變凝合。渾如太極。猶汞易走。失得鉛而止。性寄於心。居南方而色赤。故曰丹。皆譬語也。長生亦是元神不滅。與形骸無與。朗然子曰。本來真性號金丹。四大爲爐煉作團。四大即彼家。煉即爐火。人誤以採戰燒煉喪身。皆弗思耳。